

景雨城山跋

戴望舒

他在二十年前，上海的女士，梅逸斯期日家在北四川路廣濟醫院對面的一間「新文堂」，讀着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計劃，或傳是清談。他們圍坐在一張大而桌圍高懸着，從早晨有時到下午一時，而在這一段時間，穿過來往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散文家和畫家，助理地來又向羅拔高，又不問到羅拔高「背字架」，那裏將自己的「把一個伏案的上午有幾塊地寫了而已。

在這些文字中，有兩個人物都是以健康著名的：一個是上海來的羅拔高，一個是從廣東來的羅拔高。據說他們兩人對來則一個極小的問題也可以談到深夜，可是到底這是否事實，却是我不能作評人。我可以作評的，就是他們高談的羅拔高是比一般人高而巳。而時人注意的羅拔高是羅拔高，廣東的羅拔高。

羅拔高這名號說是一個朋友給他取的（也許羅拔高羅拔高吧，「羅拔高」者，「羅拔高」也。可是我明白的，就是傳道並不黑頭大漢，而且也不黑頭大漢，沙沙打之類的事，怎樣會有羅拔高這樣的字號。至於「羅拔高」呢。那倒更合羅拔高一點。「羅拔高」者「羅拔高」也。據說羅拔高折騰茶穿飲茶的時候羅拔高，而羅拔高是廣東特產，因而人們就自然呼羅拔高為「羅拔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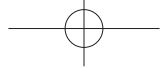
羅拔高在當時寫作是極其繁瑣的，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把那些散見在雜誌上的文字寫下來，即故與字，使人對羅拔高的機會。而羅拔高自己似乎對於自己的寫作並不覺得以地，讓他們浮現存故紙堆中。這對於自己作品的殘缺的遺憾，現在看來，倒也有其理由的。人到中年，是往深處少作工。我自己就有這種遺憾，而羅拔高那樣的獨特至今還留在世間是一件遺憾。

而羅拔高，羅拔高並沒有。他現在所出版的，却是他的成熟的作品：《山城雨景》。

《山城雨景》是作者的定作的結果，雖不是一幅巨大的繪畫，却是一幅水鏡的小品。伊人朝，你門中浮在你們的小家鄉的小屋之中，而一位藝術家却在深處而漸漸的筆墨之中將你們描畫下來。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描畫一下你們自己的影子吧。

- 羅拔高（盧夢殊）《山城雨景》封面，一九四五年七月
- 戴望舒為羅拔高（盧夢殊）《山城雨景》所寫之跋，載於《華僑日報·僑樂村》，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





長篇創作
南荒泣天錄
葉靈風

江國七月天，暑氣蒸騰，金風送爽，滿林綠意，人聲鼎沸，正是這一年中最好的時候。...

這本小說，是作者葉靈風先生，在抗戰期間，於香港創作的。...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南荒泣天錄
葉靈風

（一）

雲子說，這是一篇長篇小說，是作者葉靈風先生，在抗戰期間，於香港創作的。...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你這人，怎麼這樣？你這人，怎麼這樣？」...

●《香島月報》創刊號封面，一九四五年七月

●葉靈風《南荒泣天錄》，載於《香島月報》創刊號，最初擬為「長篇小說」連載，最後只兩期而結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星島日報

星座

列車上的邂逅

九龍市街見

一曲秋心

傑克

那采里的歌歌

龍虎鳳酒

康靜住

梁愛

黃意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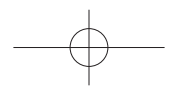
伏虎魔王

聖女之歌

無敵艦隊

高陞戲園

●傑克《一曲秋心》連載於《星島日報·星座》，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



情書

· 小說 ·

· 秦牧 ·

這塊碑不帶字，從刻字論，他
 眼淚，他從這身軀，從這副
 臉，一面等那刻字，一面流
 他在心裏想：「這墓生意又

· 秦牧 ·
 決心私奔——這事情，她
 那個面，那個面，那個面，
 她，你，你，你，你，你，你，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寸的人，叫，叫，叫，叫，叫

· 秦牧 ·
 這塊碑不帶字，從刻字論，他
 眼淚，他從這身軀，從這副
 臉，一面等那刻字，一面流
 他在心裏想：「這墓生意又

· 秦牧 ·
 決心私奔——這事情，她
 那個面，那個面，那個面，
 她，你，你，你，你，你，你，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寸的人，叫，叫，叫，叫，叫

日子，日子，日子，日子，日子，
 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的那一，那，那，那，那，那，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十斤，十斤，十斤，十斤，十斤，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手，手，手，手，手，手，手，手，
 在外，在外，在外，在外，在外，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誰，誰，誰，誰，誰，誰，誰，誰，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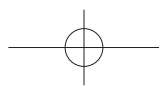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 秦牧 ·
 這塊碑不帶字，從刻字論，他
 眼淚，他從這身軀，從這副
 臉，一面等那刻字，一面流
 他在心裏想：「這墓生意又

· 秦牧 ·
 決心私奔——這事情，她
 那個面，那個面，那個面，
 她，你，你，你，你，你，你，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寸的人，叫，叫，叫，叫，叫

· 秦牧 (情書) · 《文藝生活》第四十七期 (一九四八年 四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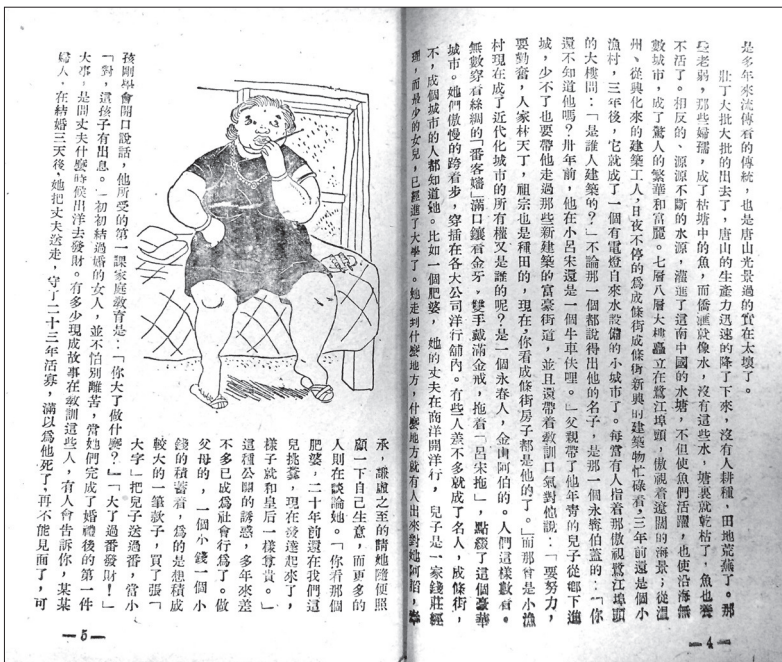
· 秦牧 ·
 這塊碑不帶字，從刻字論，他
 眼淚，他從這身軀，從這副
 臉，一面等那刻字，一面流
 他在心裏想：「這墓生意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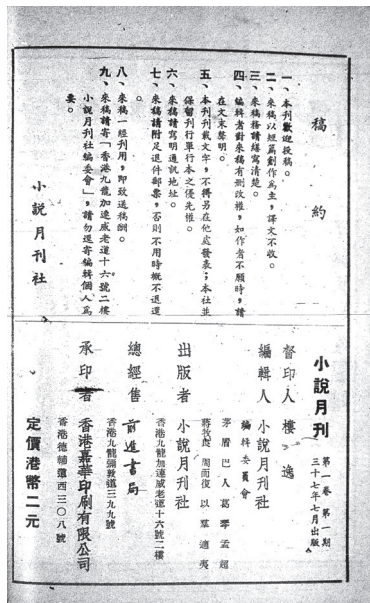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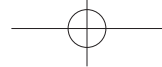
· 秦牧 ·
 決心私奔——這事情，她
 那個面，那個面，那個面，
 她，你，你，你，你，你，你，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寸的人，叫，叫，叫，叫，叫



●司馬文森《南洋淘金記》，香港：大眾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南洋淘金記》由黃永玉插畫，生動刻劃「番客婦」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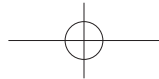




《小說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封面，一九四八年七月
《小說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稿約及出版資料，一九四八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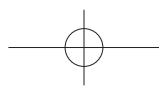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小說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目錄，一九四八年七月



目 錄

淡紫色的夜	103
黃藥眠	
張冠李戴	101
千金扇	99
美容有術	97
疑雲生	
山城雨景	77
羅拔高	
導言 / 黃念欣	43
凡例	41
總序 / 陳國球	1



戴望舒

五月的寂寞

.....
130

葉靈鳳

南荒泣天錄

.....
134

陳殘雲

還鄉記

.....
155

黃天石

一曲秋心 (節錄)

.....
212

黃谷柳

春風秋雨

.....
285

劉半仙遇險記 (節錄)

.....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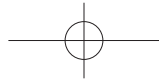
侶倫

無盡的愛

.....
366

私奔

.....
423



作者簡介

.....
531

茅盾

驚蟄 519
鍛鍊（節錄） 481

南洋淘金記（節錄）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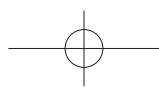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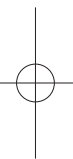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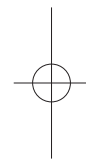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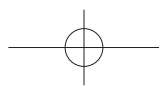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司馬文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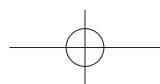
情書 456

秦牧

冶河 433

周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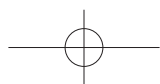


羅拔高

山城雨景

山城連日下着一陣一陣的小雨，如同過不了年的人們，老在嗚嗚咽咽地。氣候跟着寒冷了許多，鄔先生雖則加上從英國帶回來的那件大衣尚還覺得有點瑟縮。看寒暑表，已是降至四十多度了。馬路比較昨日的驟然靜寂了好幾倍，成為這裏兵燹之後最蕭條的一刻。這一刻，或許是人們的心脈全停止了；也或許是人們進入了睡眠的狀態。是的，人們每夜就這麼地勒緊褲帶兒去做不覺曉的春眠，讓兵燹之後的市街寂靜地死去。然而，這，祇是歷史上底一剎那而已——人間的一個悠悠的長夜而已。以後，便又熱鬧起來，如像人們迴復了他們的心脈，也如像春眠者給黃鶯兒驚醒了似地回轉他們的覺醒。但，這覺醒，是惶惶然的，同時也是茫茫然的，給市街鬧動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跟前一天那樣底穿梳般往來奔忙，挾着舊報紙，破布囊，也有不少携着籐骨書籃在東張張，西望望，莫名其妙地是為了生活呢，還是為了無聊要在閑忙的地方消遣些兒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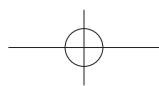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這之後，天剛下過了一場小雨之後，天的臉譜是黯淡的，也是悒鬱的，如像人，經過了一回嗚咽之後，在滿是淚痕的臉孔上總露出一絲笑容來，心底悽酸，依然在心底裂縫裏涔涔然流出那所餘無幾的血液，這年頭，不但是天了，……然而，天，我們是不曉得它是有甚麼懷抱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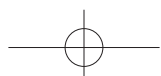
們應該說人，人給突然的轟隆驚醒了，而對於這個時代也開始了認識，眉頭就鎖得像保險箱一樣的緊密，拉長面孔全沒有些兒愉悅的衷懷，甚至於……至少是沒有以前那麼渾渾噩噩底做人的態度。為的是，米啊！無論如何是他不能忘懷的一個嚴重的問題！其次，錢呢！也是想不出一個稍許健全底開源節流的辦法。其實，他們是要掙扎生存而却無從掙扎了。

然而，這不是一般的，你不能說整個香港的人們都跟你一樣「米啊！錢啊！」地鬧得頭昏腦脹，甚至於鬧出一家子的人命來。香港的人們，尚還有許多在優悠自在着的呢！你憂米嗎？他却存好了一倉子；錢罷？他也是一疊一疊的數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數目。但，祇有一件是威脅到他們嚇得屁滾尿流，要比轟着大砲的時候還厲害，這便是「大牛」在馬路上跑不動了，人看見了儘是搖頭，彷彿它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馬克。後來，這威脅總算免除了許多，可黑市一直到現在還低拆得教他們肉麻以至於頭痛，常常捧着一疊一疊的在發急，幾等於上海俗話說的「哭出污來」。好在他們現存的數目還多，到頭來也並不在乎似的花着了。因為他們回轉心來，認這些廢東西，沒在身邊倒教自己來得乾淨，而且，另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要悠閑——悠閑裏的享樂和享受。

這時候，在大砲轟過了的時候，社會益發畸形了，除非你不想花錢，要是吧，就甚麼也很容易弄得到手的；好比女人，女人就多着啦！然而，你可放得下胆子去玩嗎？尤其，私家車和「的士」是不曉得到那兒去了，走路真的累人，斜道一上一下的走上半個鐘頭，比給打了一頓還要辛苦。這樣，誰又有性兒到外面去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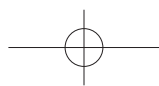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不到外面去玩也罷，橫豎自己的姨太太是多着，關上門來儘足以色情地享樂得不知所云。祇是，色跟食是一樣的，不換上一兩樣新鮮的口味兒總難配得上少爺們或許是老爺們的胃口。不過，時代是不同的。時代要叫你認識一下它的真形，它的真形到底是癡惡的呢還是韶秀。但是，你得知道，它的面形是兩面的，你如果倒霉碰到它底癡惡的一面，那就有許多陰影會包圍你的週遭，不給你嚇得心胆俱裂是不肯罷手了；而要你過不去也是常有的事啊！可是，它這癡惡的一面原是給人類雕塑出來的。自從上帝造出人類，人類就具備着這種雕塑時代底癡惡的一面的好身手。人類的歷史早已告訴過人們，無如人們的理智給物慾埋沒了，同時眼睛也給遮蔽了，雖則面前已經展露着時代的癡惡的面型，而他們也照樣地忘懷了歷史的告訴，不但忘懷了歷史的告訴，抑且全然沒有省覺似地一任時代底癡惡的一面向人類大肆摧殘，等到摧殘到自己的身上來，而自己已然是它的俘擄，任它為所欲為了。所以上帝造出人類，人類却在間接中造出時代的癡惡的一面而去塗炭生靈和自己。這便是人類的矛盾，也就是現實的矛盾。這種矛盾在人類裏，現實裏是永遠存在的，若要矛盾的免除，除非人類全部都已覺醒，才再不會吃時代癡惡的一面的虧；不然的話，矛盾跟着時代一直轉移，人類以後怕就沒有瞧類了。無奈，這個免除矛盾的問題太大了吧，這兒是沒有能耐來把它解決的，便是說，我本人已經給物慾——「米啊！錢啊！」——埋沒了理智了，同時也給物慾遮蔽了眼睛了，更同時，在這一次大砲的「轟隆」就早給時代癡惡的一面連幻夢都揉碎得一乾二淨了，所以根本就沒有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可能，如像今日鄔先生一樣，祇可能反上大衣領來，在馬路上去觀賞這山城的雨景，其實心裏有的是怔忡啊！



社會如今是換了樣啦，人類也隨着有一個截然的改變了。你能夠相信以前是很舒適而現在還是一樣的不？若然的話，你是不能在浮面觀察的，你要把你的眼力透視到他們的內層，那你至少可以觀察得到他們神經或者形狀的變態了。他們的神經或者形狀的變態無疑地是由於受了過份底戟刺而來的；自然，百年好景的香港，除了一次大罷工給他嘗過東亞人的味兒之外一向都是逸樂的，豫暇的而且色情的；它的天氣永遠那麼地常春，人們就為了這常春的引誘與迷惑便跟着逸樂的，豫暇而且色情起來，形成一個真正香港人的典型了。

這才是真正的香港人呢，如像鄔先生那麼的。在這之前——也是好幾十年之前了，他的父親遺留下來不少的動產和不動產，他便悠閑地而且滿不在乎地拿點兒錢獻給當地的政府，捐上那麼一個「爵士」的頭銜，加上自己原本是富紳，一有了頭銜就變成了「爵紳」了。「爵紳」有的是錢，同時也有的是勢，鄔先生在那時自然要有一所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築在某一個山坡了。在鄔先生當時的富厚與勢位上，不祇要有，而且要富麗堂皇連浴室也得砌上名貴的大理石，這才是夠得上「架勢」呢！而浴池更是要大，要闊，要美觀，要別緻，也要新韻，更要有踏步，有階層，能夠給「爵紳」和他的姨太太們或許是甚麼姑娘們一起入浴，可以那麼的泅泳一回，這才稱得起「爵紳」住宅底典型的建築。而且，這還不算，爵紳住宅的典型建築最是少不得的是門前兩副古代羅馬武士底銅甲冑來代表中國的「神荼鬱壘」。室內的陳設更不必去說它，總之說來也無法說得淋漓盡致，除非拿着攝影機去逐部逐部的攝出來；但，我相信，攝影機縱然萬能，也有許多地方實在難以顯映的，比如情調，趣味，氣氛，就不是攝影機所能傳繪出來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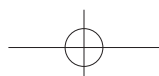


鄔先生在那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一住就住上好幾十年，從少年以至中年，以至不久以前的老年。中間雖曾經一部份改建和擴充，那是為了情調，趣味與氣氛，和人口增加了的原故，大體還是一樣的。

尤其有了這兩具銅甲冑嵌在大門口的左右更森嚴得怕人！偷兒那敢給它看上一眼，何況院子裏還豸着幾匹正種的大狼狗。大狼狗是不跟人客氣的，狺的一聲咬上來，鋼鐵一樣的利齒至少要咬脫你的大腿四兩肉。給狗咬傷了你不能向牠的主人辦交涉呢？鄔先生有的是錢，同時也有的是勢，假如你自認倒霉便算你識趣了，要不然，給洋狗咬傷之後還要給你吃那麼的幾隻「洋火腿」呢！這樣你纔知道鄔先生的「威風」——真正香港人的氣餒！然而這樣你就做了一個「悔氣二元論」者了，大腿去了四兩肉，屁股給踢得左一塊青，右一塊腫，假如鄔先生當時也在場，他會很自然地擺出「爵紳」的派頭向你冷冷地露出一絲笑容的，同時也會說，「太便宜了你這小子了。」那你除了拉長面孔之外又有甚麼話說呢？

但是，這些，鄔先生是不理的，他那裏來的這許多工夫，橫豎替他「捧大腳」的人多着啦，祇要鄔先生屋子裏哼上一聲，便有人出來很合鄔先生的意思的予以辦理了。你得知道，鄔先生是愛悠閑的，鄔先生是個人的享樂主義者啊！

鄔先生的生活大概是早上起來就吃晨餐，晨餐的菜單是隔晚編定的，吃完之後是稍息，仰在一隻沙發上「聽」報紙，要是報紙的消息引不起鄔先生的興趣的話，他便伸一下懶腰，給姨太太們或者其他扶擁入了浴室，玩那麼的個把鐘頭，再坐在整容室裏設法泯滅面額上底縐紋的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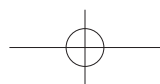


性。那是在鄔先生在年紀大了的時候了。鄔先生在世路上甚麼都很如意的，祇是歲月的殘酷是不肯給他一個長久的青春，一上了相當的年齡就替他換上另外一張臉譜。這臉譜給予鄔先生很大的麻煩，每日總要花上一兩個鐘頭化裝的工夫，可依然沒法掩蓋得了鄔先生在容色上的衰老。這是鄔先生所引為一件最大的憾事！

鄔先生在整容了之後便已到了午飯的時候了。這午飯的菜單也是事前編好了的，名貴豐富而且富於維他命，維他命一連兼有着 ABCDEG 據說已然有了 孛。是以鄔先生年事雖高，但除了容色有着一點遺憾之外，為了每日有這麼多的維他命來營養，倒還保持着老年人的健康。這健康，已經很夠鄔先生在一切上頭的享樂了。

吃過午飯之後，鄔先生便打扮成一個典型英國紳士般的高等華人，坐在一輛私家車到市街去逛那麼一會。鄔先生最喜歡在這個時候去訪女友，在女友的臥室裏來一忽兒短短的午覺。女友自然會軟在他的身旁，如此這麼地百樣溫存，千般旖旎了。尤其像今天這麼下着毛毛雨的時候更可人意。在這樣的天氣裏，臥室之內，溫暖如春，加上人受了雨意而改換了的衷懷，無疑是最適宜于享受室內這麼的情調底一刻的。

下午四時半或者五時的時候，鄔先生照例在香港大酒店去喝下午茶。喝下午茶的時候伴着鄔先生的女友是照例隔兩天換一次的，有時，也輪到他那位最年青的姨太太伴在一起喝咖啡。如果鄔先生在喝下午茶時吃的是「多士」，鄔先生便要「多士」烘得祇是一點微黃，和紙一般的薄，讓牛油可以透進背層了。那時候，喝下午茶的時候，是鄔先生在香港大酒店裏擺紳士架子的辰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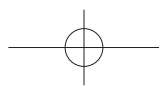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香港大酒店是普通的華人進不得去的。

下午茶以後，鄔先生便要出現在石塘咀的俱樂部裏了。石塘咀那家俱樂部裏「爵紳」之流的人物很多，但多數兼做大商家或者洋行買辦和甚麼行的司理之類的兩棲動物，總不及我們這位鄔先生。我們這位鄔先生有的是悠閑，逸暇。因為他們盡是在算盤珠子的走動上翻觔斗的，我們這位鄔先生却沒有這種市僧式的繁忙，辛苦；祇是「滋油」於色情方面底個人享樂主義。

鄔先生在石塘咀那家俱樂部裏有着一個私人的房間，陳設又另是一種名貴，精美，而不像別人那麼的一派俗氣。鄔先生在拿着手杖向房間走進時就自然有人來曲意奉承了。鄔先生在裏面稍息一陣之後便到客堂去玩一兩手橋牌，跟身份相當的人在橋牌上消遣點兒時候。鄔先生是不喜歡賭錢的，他的理論是「一喜歡賭錢就不高尚了」。鄔先生是高尚的，他的履歷不祇是富家子，年青的時候也曾讀過好幾年書，更到英國去進過大學。他的英文的根柢是很了得的，但中文可早已全忘記了。這原故是鄔先生對於中文的見解「一點也沒有用處的，那及英文的優美，高尚」。所以鄔先生在青年的時候就高尚了，一直高尚到現在。到現在，鄔先生便更高尚了。高尚到連賭錢都不喜歡，力行他自己的理論「一喜歡賭錢就不高尚」。因此，鄔先生自懂得到石塘咀以來，三十多年中從沒有人見他賭過錢，除非玩兩手橋牌。

「玩兩手橋牌並不是賭博啊！」又是鄔先生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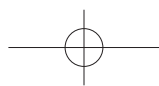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鄔先生在玩一兩手橋牌的當兒已經有人替他飛去了一張花箋了。花箋上所寫的那個美麗而誘人的名字在鄔先生那張特製的花箋上是每日寫着的；所以替他寫那張花箋的字的人也寫得非常



熟練，真是龍蛇飛舞，寫成一手變體的米南宮底十七帖，要讀書人無從認識，可石塘咀「吃拖鞋飯」的人們就每個都懂，一眼看去便知道那張花箋寫的是那一位姑娘。那位姑娘據說是牌子紅得跟她的嘴唇一樣的美麗。

在現在的不久以前，鄔先生在石塘咀裏玩了一兩手橋牌之後而去玩的那位姑娘有人說已經是第五位了。第一位的姑娘和鄔先生在初是很要好的；那時鄔先生從英國回來了不久，回來了不久又榮膺了「爵紳」的頭銜，在年少新貴當中更是英華發露的時候。他的年青，正對着她也年青；年青對年青就惺惺相惜起來了，每於酒闌燈燵，非互相擁抱着跳進熔爐裏去融成一片是不能稱心的。結果，由於鄔先生的慷慨，便並不吝嗇地滿足了老鴿的慾望，而那第一位姑娘便很舒服地做了鄔先生的「上爐香」了。可是兩人的愛是根據色情底洪潮來做水準的，在過了不久之後，在鄔先生再在石塘咀的俱樂部裏玩過一兩手橋牌之後，又發現到第二位「馬格烈特」了。這位「馬格烈特」在鄔先生的眼睛裏看來不祇是年青，貌美，還有誘人的情致呢！而且，在酒闌燈燵的剎那之間，更給鄔先生樂得把靈魂兒都要悠悠地飛騰了去。

於是，鄔先生便很快地把那第一位的「上爐香」忘懷了，再給那第二位的「馬格烈特」插上另一隻香爐，供養得像一樣寶貝似地在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的一間很精緻的香閨裏頭。然而，好景不常，第三位又花枝招展地給送進去了。這樣，便成了「一隻盃不響，兩隻盃叮噹，三隻碗破爛」地在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構成一個三角陣地演起真刀真槍的三本「鐵公雞」來。那一場的戰爭——就祇那一場戰爭罷，一直從起釁到混戰的時候，鄔先生始終在戰潮裏面打着轉，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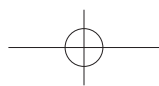


斡旋和平。可是醋瓶子是鬧翻了，積憤之下，那有和平可言，終於連鄔先生的悠閑也無法加以維持，結果在捲入漩渦之中連帶地給打得頭青面腫。好容易平靖了下來，而局面就立然從三隻盃的破碎之中進入了死寂的狀態；那是第一位的姨太太靜悄悄地在深夜裏和一個俊僕乘着月色迷朦，踏上了他們底愛情之路了；第二位收拾好了許多細軟，逃出去做「翻閻豬」；而那第三位呢，月容花貌帶了花，等到平復了來，臉上已經很不規則地敷設着幾條火車軌了。鄔先生於是大失所望，整整有好幾天過不到舒服的日子，像腸胃的消化不良似地。

但是幾天之後也就沒事了；因為鄔先生甚麼都看得開，放得下。放得下自然連第三位也打發走了。這不能怪鄔先生的無情，誰叫你給人在臉上劃了幾條這麼難看的火車軌？並且，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夜壺式的姐兒還多着啦，誰個不苗條？又那個不標緻？要那麼幾條火車軌做甚麼？所以，從這方面說來，就完全不是鄔先生的無情，而實在是火車軌給她底異樣的悔氣罷了。悔氣，除了下堂之外是無可再事戀棧的。因此，那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便一起空了三隻香爐。

然而，這，於鄔先生是沒有甚麼影響的；鄔先生有的是錢，同時也有的是勢，甚麼美貌的女人弄不到手呢？而第四位石塘咀的姑娘便又給鄔先生在玩了一兩手橋牌子之後玩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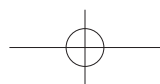
那第四位姑娘是那時石塘咀裏榮膺首席的紅牌翹楚，年紀才十六歲有半，蛋臉生來當然是羣芳中首屈一指的，應酬工夫從龜鶻的率心訓練之下更是明珠走玉盤似的面面俱圓。鄔先生在第一次玩她的時候真是「驚喜欲狂」，認是世上難逢的一位絜者。他自認足跡踏遍了半個地球，至少到過英國，在英國曾因色的追求跟朋友上過繁華甲天下的法國的巴黎去；但巴黎的女性怎比得上那



第四位姑娘的美麗和嬌媚呢？何況，她祇有十六歲半的年紀，正如枝頭含苞待放的玫瑰，雖則她已跌落了火坑，在生之掙扎和接受那種的體驗中已給摧殘得有多少憔悴；但，這憔悴，在鄔先生的眼裏看來是她的魅惑性底成功的因素啊！這是說，她在生之掙扎中所得的某種經驗多了，曉得怎樣捉得住男人，曉得運用各種不同的手法去捉各種不同的男人，連鄔先生也給捉到裙底下去。

鄔先生跟她第一次玩過之後便在石塘咀成了新相識了。由於這樣的色的迷戀，性的迷戀，鄔先生的支票便一張一張又跟以前的一樣毫不吝嗇地飛進她的手袋裏去，同時更給鄔先生忘記了許多女友，也忘記了家裏許多夜壺，祇一心一意地貫注全部精神體力來呈獻與這一位驚為天人的嫖者。可是，這位嫖者在性的一方面是有一個很深的慾壑的，雖則鄔先生已然竭盡可能總也不能給她得到一個滿足，尤其嫖者的「哼」是不由得鄔先生在這一方面有所吝嗇的，但，有時候，嫖者也會讓鄔先生做一回戰勝的英雄，自己居於戰敗的地位，然而她那樣的做上一次作態的假惺惺，便是她向鄔先生「開刀」的前奏了。等到假惺惺做完，刀就一下子橫撇過去；鄔先生那時候在某一方面上是英雄了，可也怎當得起那橫撇的一刀呢？不過，這一刀撇到鄔先生的身上來，鄔先生的感覺是很舒服的，同時也很願意的。這樣，便不由得抽起累得要死的身子，飛給她一張又是一個相當數字的支票了。

然而，這一來之後，第二步又要難為了我們這位鄔先生了。原來，嫖者眼見那橫撇過去的刀口已沾滿了鄔先生的鮮血了，支票上底相當的數字，便又迫上一步作第二個要求，要求鄔先生給她再來一次金錢以外的滿足，關於這，鄔先生原本是沙場慣戰的一位老英雄，聞戰無不鼓舞的，



但是，自從碰到了她——那小妮子，小妖精，便時時殺到筋疲力盡，氣喘汗流也還不曾得到一個平手，倒害得我們這位老英雄——鄔先生頭暈眼花起來，要回到青花石古典派大洋房裏請出他底清客們來授給甚麼錦囊妙計。可是，錦囊妙計是算錯了，知己而不知彼，反讓那小妮子開了心花兒之外仍是佔了上風，非教我們這位鄔先生動彈不得總不肯罷手。比如這一次罷，這一次，我們的鄔先生原可以要翻白眼的了，但她另有企圖，便哼上那麼一聲自認失敗；自認失敗就是給與鄔先生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底光榮，準備達成她那橫刀撇過去的目的，實在是安排好了她的另一種詭計。現在，詭計已然得售了，在這方面鄔先生依還是老英雄，她便「哼」的一聲橫刀撇過去。這一刀，鄔先生是無法招架的，所以在喘息未完之時下一個死勁抽起身來寫那麼一張有相當數字的支票。

支票寫完，鄔先生照例本就可以跟前一夜一樣擁着她睡一回好覺了；然而，那小妮子，小妖精怎肯就此干休呢？於是又「哼」起來了。那「哼」，簡直把鄔先生整個兒蘇麻起來，為了她，老命是可以不要了。可是，那樣啊，鄔先生真的不能動彈了。在喘息了好一會的時候，眼睛還不歇地在爆裂出許多星星的火花；人雖然很舒服地躺在床上，却好像在打着旋，耳鼓裏塞進幾百隻秋蟬在鳴叫得天翻地覆；他的大動脈那時暴跳得嚇人，人像快要死去了的樣子。但，一經她在身旁異樣的溫存，摩撫，倒又給鄔先生感到「假如就那麼地死去了罷，誰能否定我不會風流呢？」因此，他就怡然地睡去了。

這之後，鄔先生對那粲者益發愛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利害了，在物質方面，盡量填滿了龜鶴的